

講座二 禪宗- 存在主義：西方屬靈的沒落

引言

在 20 世紀 60 年代，美國社會出現了一個令人為之震驚的新現象：一群年輕的男男女女都留長髮，身穿破舊的衣服，不穿皮鞋而穿拖鞋等。他們聽怪異的音樂，吸食毒品，反對一切社會道德的規範，並且有婚前性行為。他們還對東方的宗教很感興趣，特別是佛教禪宗。他們似乎只為自己活並且活在當下。我們稱他們為“嬉皮士”。

與此同時，在知識界，大家都在談論從法國傳過來的存在主義。我記得在大學時讀過存在主義者的書。大學畢業後，我在一個自由派神學院學習，在那裡我的系統神學老師是蒂利希的學生，而我的倫理學老師相信所謂的“新道德”，說如果你是出於愛，那麼你做什麼都是對的。這將包括婚前性行為，當然，還包括吸毒。

在那段時間，“神已死”神學也很受歡迎，尤其是在自由派的教會。

從神學院畢業後，我成為了三個小鄉村教會的牧師，其中一個是在一個小鎮，那裡有一個兩年制的學院。我是聖公會學生的校牧，偶然遇到幾個對福音感興趣的嬉皮士，並認識了他們。我和我的妻子在我們的教堂開了一家咖啡廳，我們在那裡放流行的現代音樂，並把牆壁貼滿了海報。我們試圖吸引這些學生。我甚至穿了好一陣子拖鞋！

在那之後，我開始讀研究院。我們去了一個有很多學生的教會，其中一些人曾經是嬉皮士，現在已經成為信徒。我注意到，他們仍然保持一些嬉皮士的想法和生活習慣。

後來，大概在 1971 年左右，我遇到了一本章力生寫的書，《禪宗-存在主義-西方屬靈的沒落》。它的副標題說，這是一個“對嬉皮士現象積極的解答。”我立即買了它並懷著極大的興趣研讀。這本書的後面是一個既理解東方也明白西方的人。他可以解釋我的文化發生了什麼事情，並告訴我聖經如何更好地解決存在主義或禪宗不能解決的問題。

現在，40 多年過去了，雖然美國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我必須說，我覺得這本書與現實情形仍然是非常相關的。沒有人再談論存在主義，禪宗，或嬉皮士了，但他們所推崇的東西已經深深地進入到我們的社會。更有甚者，這些觀念和習慣已經滲透到教會裡，不僅是自由派的教會，連福音派的教會也一樣。而且，由於美國的基督徒影響世界各地的教會，包括臺灣，我發現這本書中，像章力生的所有其他著作一樣，有一些重要的事要告訴現在的我們。

禪宗與存在主義對今天的影響

章力生在他的書《禪宗-存在主義：西方屬靈的沒落》中所批評的 20 世紀 60 年代運動，目前有什麼表現呢？

首屈其位，我們看到了極端專注於個人，以自我為宇宙中心的現象。這可以從許多方面看出來，例如，整個蘋果推向市場的產品都以“i 我”字開頭：iPhone，iPad，iPod，等等。從過去遵從聖經或孔子的權威，如孝敬長輩，尊重傳統和道德標準等，變成了現在的以自我為權威的來源，成為所有選擇的焦點。

自我已經成為我們的神。

例如，人類潛能運動提倡：“每個人都有自己內在的潛力去改變事情，只要他們能發現打入自己內心、解鎖內在力量的秘密，他們就會重新掌控自己的生活”。

另一個例子是 EquiSync 公司，它的網頁說：“當你繼續與 EquiSync 一起冥想，隨著時間的推移，你最終能達到一種‘精神和諧’的狀態。這種狀態使你永遠活在現在，就是完全接受當下的情境，能夠完全放棄自覺的，判斷的思維。”

新紀元運動也顯示了禪宗和存在主義的影響，因為它相信神是從內在自我裡發現的。

其次，我們的文化已經從尊重理念，文字，概念，和理性變成了一個專注於圖像，經驗和感受的文化。不是我們怎麼想，而是我們感覺如何，成為了問題的關鍵。不是“我們”怎麼覺得，而是“我”怎麼覺得，在生活中才算數。

這意味著理性的話語，基於事實的論點或推理不再有說服力。影像，圖片，音樂，和感性的經驗才能決定人們的選擇。

我們不再有一個以文字為基礎的文化，換句話說，我們是一個以圖像和聲音為基礎的文化。

第三，我們想要快感，就是現在。我們的社會已經致力於享樂主義。美國一個流行的商業廣告說，“服從你的渴望！”滿足你的欲望，現在就做！

我的妻子最近買了一包巧克力餅乾。包裝上寫著：“不可抗拒？那為什麼要抗拒？”就是說，如果你非常想吃這個，即使你已經超重或已經吃了好多，又有什麼理由抗拒你的渴望呢？

當然，後現代主義也認為，沒有固定的和最終的真理，沒有持久的絕對價值，沒有教條或教義在所有的時間和地點對所有的人都有效。我可以自由的決定什麼是真實的，這取決於我覺得這樣的選擇會不會影響我現在的快樂。

另外一些關於 20 世紀 60 年代帶來的持續影響的例子包括：人們穿著很隨意，音樂表演者身著非常邋邋的裝束；合法和非法毒品的廣泛使用；淫亂；不尊重歷史，傳統和權威，以及不尊重長輩；電影，電視，以及娛樂節目裡的粗言穢語；和接受同性戀行為。

禪宗，存在主義，和教會

當然，在自由派教會，人們越來越遠離相信聖經是絕對真理的信仰。這是從 19 世紀末開始的，並一直在持續，因此，很少有非福音派教會和神學院的神學家相信聖經是沒有錯誤的，或者傳統神學在今天還有什麼價值。

“神已死”運動已經過去了，但它卻被各種不是從聖經出發，而是從某個人或情境出發的神學運動所取代：解放神學，美國黑人神學，女權主義神學，希望神學，敘事神學。所有這些神學，都反對聖經是完全真實的，並且不認為它的教義可以在任何時間都有效地清楚地表達出來。

在 20 世紀，神學家們繼續把重點放在神的“潛在”，而不是神的超越，但也有少數例外。他們以為他們可以通過運用人的理性找到神，因為他們可以用理性思考人的生命。他們的焦點都在人的身上。

卡爾·巴特挑戰這種觀點，但他關於啟示的學說也依附於存在主義之上，因為他堅持認為神的啟示是對主觀的個人經驗而言的，而不是客觀的命題，神的話語，只能通過人對神的主觀體驗而傳達，而不是在聖經本身裡傳達。

在福音派中，引人注目的是，他們也吸取了時代的精神。

在流行的基督教裡，我們看到人們關心的焦點是個人的疾病得到治療，而不是罪得赦免，我們現在更多的是尋求快樂，而不是基督的再來和新天新地；樂隊已經代替講壇成為基督教崇拜的中心；音樂，電影圖像和情感的歌聲。

已經取代了講道和傳統的讚美詩。著名的基督教音樂的歌手的打扮類似于嬉皮士。

我必須承認我確實喜歡很多更現代的音樂。幾乎每天早上讀經、祈禱和吃早餐後，我都會在 YouTube 上聽音樂，我播放的幾乎所有歌曲都是現代基督教的音樂，我喜歡在開始工作之前隨著歌手和人群一起崇拜。我完全不反對在音樂裡通過感情崇拜。然而，最令我擔心的過分強調感覺和情緒，沒有相應的重視學習聖經裡的神的真理，然後根據這一真理生活。

在神學上，許多神學家反對以道理為基礎的教義。神學家們現在都強調聖經裡的故事，而不強調聖經裡不變的真理。越來越多的福音派也質疑聖經的無誤性，贊成神的啟示是通過個人對神的主觀體驗而不是命題的啟示，就像巴特一樣。事實上，巴特已經成為許多福音派神學家中最有影響力的人。

當我年輕的時候，我讀了很多巴特的神學，因為我大哥曾與巴特一起學習。他是一個天才，他寫的東西很多是對的，他的寫作風格時常是非常強大和美麗。但是後來我意識到，他關於啟示的學說是不正確的，他的著作中有許多不符合聖經的陳述和假設，所以我停止了閱讀他的作品。

也許六十年代存在主義的運動對當今教會最明顯的影響是以自我為關注的中心。現在的講道，都在告訴我們怎樣才能快樂。基督教書籍告訴我們如何成功，享受生活，並充分發揮我們的潛力。喬爾·歐斯汀（Joel Osteen）已成為一個流行的基督徒作家，但他卻很少提到基督的十字架或者救贖於罪的救恩。

在一些極端的靈恩派教會裡，人們被鼓勵祈禱和崇拜，但不讀聖經。神的帶領來自內心的提示，而不是聖經的原則。信徒從情緒化的崇拜裡尋求屬靈的經驗，而不是借著真理親近神。基督徒做出決定是基於他們感覺如何，他們如何能夠快樂，而不是神的話語說什麼，或者我們如何才能成為聖潔。

章力生在書中所探討的是西方 20 世紀 60 年代的文化變遷，上述現象都是文化變遷的直接後果。現在讓我們談談他對西方 20 世紀 60 年代禪與存在主義的分析。

禪宗 存在主義：西方屬靈的沒落

我們這個時代的危機：法國大革命推出無神論，泛神論，並融入現代歐洲。

另一個趨勢是崇拜情感的運動。他們說，你可以從所有知識性的批判的束縛中解放內在生命的靈魂。然後，你會讓自我融入在無限裡。

現代的知覺文化正在瓦解。然而，物質進步並不能跟上步伐，所以人們轉向內在，轉向心靈。佛洛德心理學及其衍生派探測內心的自我，以便找到從各種問題中解脫的自由。

在 20 世紀 60 年代有兩個趨勢：拒絕神，並轉向內在、強調人的自主性和超越性的過程，甚至採用吸毒的辦法。

經過證實科學已經無力解決我們的內在問題，禪宗來到西方提供了一條出路，這是一種超越一切對立，實現人與宇宙的統一，產生合一的狀態，在這裡人與神沒有區別。

根據這個觀點，我們每個人都是隱藏的神；我們都是一個潛在的佛。神已死的神學和保羅·蒂利希的神學觀點類似，因為它像禪宗一樣特立獨行。這兩個新的神學和禪宗都說，沉思是人最高的活動，並且全都忽略罪的問題。

並且全都不顧客觀秩序和真理而轉向從內心尋求真理。

禪宗 佛

第一章：禪宗的歷史和本性

禪宗更相信頓悟，而不是修身養性的過程。

它“不是佛教，而是中國的一種變異。”其實，它是“佛教的反對者。”

禪宗“從大乘佛教和道教的結合中成長出來，”並且“更深受道教影響。”道教的中心主題是無為（沒有行動）。

禪宗是特立獨行（打破舊習）的。

禪宗反對語言。書籍就像一個“指向月亮的手指。”（這類似於新正統神學的觀點，認為聖經只是神的話語的一個‘證人’。）

禪宗反對理性。“這是一種超越現實主義的經驗，”“真理不受邏輯分析或知識加工的制約。必須直接在每個人內在的精神裡體會到。”

禪宗同意中觀佛學的“沒有任何客觀正確和絕對”的觀點。

德理：這有些類似於處境神學的觀點，即神學總是完全由特定的情境決定，永遠不能有所有的時間和地點都真實的教義。

現任達賴喇嘛也是一個激進的懷疑論者。

禪宗反對權威：“凡是類似的外界權威都被禪宗拒絕。”

第二章 禪宗的教導和實踐

教導

教導的方法：沒有關於教義的教導。“禪宗的教道方式，是展示現實，而不是談論現實，並且要避免用正式的宗教術語和概念來陳述。”

以類似的方式，今天一些福音派也強調行動，認為比起宣講，行動才是最好的傳福音方式。

它顛覆了正常的邏輯，其實是“什麼也沒教”。禪宗大師教導的更多是動作而不是語言。

學派：1. 漸悟派，已經不復存在。2. 頓悟派。以慧能為首。這個學派提倡思想的跳躍，或者“眼看自己的心性”。

關於人原始本性的教導：人的本性是心靈（XIN），是佛，道，禪。不是“神”，而是“絕對”或“心靈”。

“禪宗的目的是保持非二元性，就是絕對或一心的真理。”

禪宗尋求“自我本性的直覺的實現，這是一切事物的本性。明心見心，它旨在發現“真理就在於我們的內心之中。”

關於非二元性的教導：禪宗認為“現實超越二元性。”“禪宗著重於主觀和客觀合併為一的神秘經驗。”我和你之間沒有區別，這個就是那個，有限和無限是一體的。“禪宗尋求位於對立面之後的那個東西。”

當然，巴特相信絕對真理。但他的神學方法被稱為“辯證神學，”他好像認為如果不說清一件事物的對立面就無法說清這個事物本身。往好了說，這是一種非常混亂的寫系統神學的方式。往壞了說，它會導致錯誤。

無形的教導：“頓悟在於無意識。”“因此無意識是終極的現實，真實的形式。”“有形便是無形，無形便是有形。”

虛無的教導：因為都是虛無，所以禪宗沒有理論。

禪宗的實踐

禪宗實踐的目的是獲得頓悟（“蘇”）。回到我自己；回家；“獲得一個新的觀點，打破二元邏輯分析的規則，因為現實超越二元性。”

禪宗的實踐者尋求開悟“非歧視的世界，無區別的世界；兩者化為一但同樣視為兩個”

禪宗實踐的手段：禪宗大師採用心印，以心傳心，這是自相矛盾的問題。“禪宗經驗的最大敵人就是思想，因為它總是堅持區分主體與客體。”

禪宗實踐的結果應該是頓悟，47-48 忽然之間所有問題都被解決了，有一種內心深處平靜的感覺；一種流暢感和一切行為都正確的感覺；順其自然；控制欲減少。

張認為禪宗是一種技術，能導致精神崩潰，所以你的確可以達到一個新的意識形態。禪宗大師變成了不堪重負的弟子們的暴君。

第二部分：西方的危機。禪宗的影響

第一章：文化危機：禪宗影響的文化背景。

1. 人文主義的失敗。“因為疏遠基督教信仰，忽視屬靈事物，現代西方文明正在毀壞。”

在哈佛大學教書的俄羅斯社會學家索羅金說，“人類進步的歷史是一個無可救藥的愚蠢的歷史”幾乎沒有任何革命達到了其目的。在過去四個世紀，西方文化的主要形式是感官文化。”他說這句話的意思是現在的西方文化再也不關心哪些是真理，而只是關心怎樣滿足物質慾望了。

“由於其偏離基督的真理和對神的信仰，現代感官文化正在解體的過程中。”

自奧古斯丁以來，基督教已經滲透到西方文化的各個方面。

但自宗教改革以來，“基督教思想家未能在理念和文化的領域中的佔有積極的領導地位。”因此，基督教和教育、社會哲學還有藝術之間有了斷層。“人文主義已經推出了一個新的異教文化。”正如愛爾頓·特魯布拉德（Elton Trueblood）所說，“我們生活在一個‘切掉的花——被切掉的花會枯萎’文明中”“世俗主義和自然主義規則至上”。沒有絕對的道德標準。所以，文化已經敗壞，導致“越來越嚴重的悲觀情緒和日益倦怠的情緒。”

機器沒給人帶來休息。

精神貧困導致人們過度工作，“精神上的不安全感，道德虛無主義，厭倦情緒和憂慮不安，缺乏深刻的思考和沉思，以及缺乏精神自由和人情味兒。”

II. 緊張的時代

20 世紀是一個緊張的時代。“雖然我們比我們的父輩們生存得更容易，但我們卻有了更多的不安。長滿老繭的手，是父輩們的標誌，但是緊鎖眉頭是現代人的特徵。這一代人正在死去，不是來自外部的壓力，而是來自內部的消耗。”

“焦慮是我們把希望都寄託在神和他的意志以外的自然結果。”

因為排斥神，“現代西方文化，與它曾經的實力和發展相反，現在已經沒有精神的活力。它沒有屬靈生命的遺產，沒有光照耀，從而變得漫無目的，毫無生氣。”

“在過去的二十年中，全球快速增長的對心理學上的興趣，明白無誤地顯示，現代人在一定程度上把他的注意力從物質轉向他的主觀個體的過程，”這表明，“人們指望從心理生活得到外部世界沒有的東西”。

但我們的問題不是心理上的，它們基本都是屬靈上的。“人是神的創造的頂點，宗教本來必須要求成為人類生活的中心，所以人的心仍隱隱作痛，需要神和渴求新的權威或標誌賦予生活以意義，填充他屬靈的真空。”但是，我們有沒有轉向神，所以我們憑藉“邪惡的和假的宗教”以滿足我們迫切的需要。

在東方，人們誤認為兩次世界大戰來自基督教，還有基督教是西方的宗教。

在這一點上，禪宗以承諾“減少所有對立造成的緊張局勢”的辦法“登堂入室並吸引了西方人厭倦了傳統宗教和哲學的頭腦”。

西方的存在主義和禪宗“表達了人的自然本性，就是反對在西方哲學和人文文化中占有主導地位的客觀秩序和膚淺理性主義”，但它僅僅是使人轉向內部，而不是轉向神。人的心不能拯救自己，而是需要重生。

第二章

哲學的危機：禪宗影響的哲學背景

1.

懷疑主義的徒勞

“非基督教的理念，其本質是神是主觀的，以人類中心的。它絕對化和神化了被造的一方。因此，它類似於禪宗的精神。“它來自人的叛逆精神，就像自由派神學和西方人文主義文化。”

柏拉圖說：所有的知識是“頭腦中固有的。”在他的哲學裡，頭腦變成“冒充的創造者。”

“由於希臘哲學家關注可理解的東西而聖經關注與的是事實，西方哲學由於受到柏拉圖和亞裡斯多德影響，他們失去了透過信心與神建立的親密關係。因此，永活的真神成了一個人造的概念。

宗教改革之後，基督徒沒有讓神學帶領哲學，並失去了主動權。

因此，現代西方哲學開始於笛卡爾，“公開宣佈他的決定”，他不尋求任何其從他自身沒法找到的知識。“我們生活、動作、存留，不都在乎他。（參徒 17:28），但在於這個自作主張的世界。

“笛卡爾把自己的思想與實際存在的事物混淆了。”

笛卡爾以來，西方哲學越來越反對基督教的認識論。後來興起了以觀察為主的科學方法，西方人越來越以這個世界和他們自己為中心。

現在自然主義佔有主導地位。在斯賓格勒（Spengler）的書《西方的沒落》和《歷史上的德國哲學家》裡他說，“城市精神為了提議除了自己意外，沒有更高的認識事實的方法，就變成了只看自己” - 章力生寫作的時間，和現在一樣- 我們越來越多地發現徹底的無神論 - 它的一些代表是：杜威（Dewey），羅素（Russell），海德格爾（Heidegger），薩特（Sartre），在今天西方的新的無神論者，比如說理查·道金斯（Richard Dawkins），丹尼爾·達內特（Daniel Dennett），山姆·哈裡斯（Sam Harris），克裡斯多夫·希欽斯（Christopher Hitchens）。

但由於人文主義的失敗，西方的人轉向那個一度被認為是瘋狂的存在主義哲學和神學家祁克果。存在主義是“遠離了以往天真的樂觀主義和膚淺的理性主義。”反對相信人的理性和技術進步。但它卻沒有轉向神，而是轉向了人自己，像禪宗一樣。

20 世紀的失敗和災難使群眾對舊有價值觀失去了信心，這些價值觀裡就包括基督教，並且使人開始接受新的思想。

但存在主義“仍然陷入了人文主義的泥沼”，它“致力於一種哲學信仰，相信人性的自主自由。”之前，哲學家們相信“理性的救贖力量，”但現在他們推動“人類自主自由”。

現在的哲學理念又再次轉向懷疑主義。

II. 對容易理性主義的病態反應

存在主義是新興的。它已經“被譴責為絕望和非理性主義所帶來的大潮，也可作為向個人玩樂主義和災難性的虛無主義投降的藉口。”

從根本上說它“企圖在一個具體的個人裡，達到人類存在的最深處的核心。它本質上是一個轉捩點，走向自我探測。

但存在主義可以追溯到希臘德爾斐（Delphic oracle in Greece）的神諭，以“認識你自己”作為其座右銘，現在又從人文主義中流傳下來。

1.

祁克果：人的存在掌握在他自己的手中，超越自己完全是他的自由選擇。“在自由的自我實現中，這個人‘成為誰’是他的自由。”

祁克果是一個極端的個人主義者。他說，“唯獨個人的主觀才是真理。”

據他介紹，真正的“自我”是存在的飛躍的結果，就是章力生在他書裡所說的禪宗的術語“頓悟”，它超越了善惡的規則。祁克果反對所有的系統性，常規性，客觀性和思想性。

2. 尼采。“一個激進的非理性主義者。”

他主張虛無主義，相信並崇拜權力，和毫無價值的行動主義，他因為害怕無意義感而被它所驅使。

祁克果和尼采的觀點是相似的：

1. 他們是非理性主義者，拒絕理性至上。

2. 他們以人為中心。他們從人的存在中尋求真實的宇宙本體。
3. 他們從根本上是主觀的和反社會的。

第三章

宗教的危機：禪宗影響的宗教背景

1.

自我否定的方法

禪宗對西方所帶來的影響更多是由於西方的“消極論”或悲觀主義，而不是由東方主動發起的。它“反對西方文化的理性主義，反對所謂教條式的基督教的排他性，反對文化和宗教的優越感，而是追逐異國文化，是西方明顯自我否定的主要表現。”

在 18 世紀，萊布尼茲宣佈了東方自然神學的優越性。

在 19 世紀，叔本華聲稱，佛教優於基督教。其他的哲學家們也一樣，聲稱：“佛教有更深，更高的智慧，因為它有更好的哲學思想，所以佛教優於基督教。” 80 歷史學家湯因比（Arnold Toynbee）也同意這一說法。

二十世紀上半葉德國哲學家柯塞林伯爵（Hermann Keyserling）說，佛教更好，因為它沒有教條。

在 20 世紀 50 年代，在紐約，一個一位論派的牧師敦促他的會眾接受佛教，而不要接受葛培理的講道。

2.

混合主義的浪潮

1932 年，平信徒的外國傳教士調查委員會，以霍金博士為首，發表了《宣教的反思》，說基督教不是獨一無二的，我們應該和其他宗教共同尋求真理。

《基督教的宣教神學》，主編吉羅德·安德森（Gerald H. Anderson），書中包含一段座談會的記錄，說所有的宗教都有好的一面，都是殊途同歸。蒂利希（Paul Tillich）持有相同的看法。

3.

世俗主義的心境

我們可以在很多場合看到世俗主義的心境，例如在教會：強調道德而不是“超自然的基督教”。理性主義和進化論非常流行，尤其是在自由派的教會。人被認為是“神同在的一部分。” 在二十世紀初，社會福音廣為流行，它信仰進步和人的固有善良。他們認為人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成為掌管自己的完美之人。”

自由神學基本上消除了神的啟示。“心理學家的以人為中心的神學認為，罪可以被視為是一種心理失調，可以像治療器官疾病一樣被醫生治癒。”

（德理：福音派教會也開始有這樣的表現，開始了一個治療的文化，認為人是受到了傷害和需要醫治的，而不是有罪的，需要寬恕和成聖的。）

根據這一觀點，“救贖不是通過神的客觀作為，而是通過人的決定，它並不是一個未來的勝利，而是一個現在的調整。”

經常看到的是，教會“只是美國民主文化的另一分支”。傳統的福音，有了新的重點“醫治，安心，幸福，繁榮，成功，和富足等。” “這樣一種宗教氣氛也解釋了為什麼有些人變得容易成為佛教禪宗的獵物”

歐洲甚至更是有這樣的趨勢。但是，在那我們看到冷漠的態度，這實在是一個絕望的跡象。

在 20 世紀 60 年代（當我在神學院）時，走紅的保羅·範·布倫（Paul Van Buren）和教授科哈維（Harvey Cox）的著作在一些自由派教會裡流行。在範布倫的《福音的世俗意義》中，他呼籲不要從罪中悔改，但要從政治和社會的束縛中解放。我們不需要福音。他的研究重點不是形而上學，而是“人類，歷史和經驗。”

科哈維甚至建議我們停止談論神。

這些只是舊有的人文主義觀點。

但章力生認為西方文化變得更糟而不是更好。是基督教帶來了西方文明的高度。它附帶著創造力。在羅馬帝國末期，奧古斯丁“特別通過他的偉大作品《神之城》給新的社會秩序帶來意義和方向。”

但是，這些自由派神學家是“自然的人，他們不接受神的聖靈，只能看到可見的和當時的東西，而不是永恆的事物。”

然而，神的國度，雖然我們現在看不見，將會增長和征服一切。它好像一粒芥菜種。另一方面，世俗主義並沒有看到事物的真實面目。

第四章：神學的危機：禪宗影響的神學背景

1.

泛神論的神學：神與人的合一

今天神學界的混亂源於 19 世紀，從施萊馬赫（Schleiermacher）使福音具有當時人們所希望的“意義”的運動開始。最近基督論“努力指出神和人的統一性。”中世紀的德國神秘主義領先於施萊馬赫的神學。如此看來，他的神學為禪宗的影響做了準備。它基本上是泛神論的神學。施萊馬赫試圖‘從內在’建立他自己的神學，由他自己的宗教‘意識’作為編織其理論的材料，而不是神客觀教導的話語。”

他是泛神論者。對他來說，神與人或世界之間沒有二元性（雙重性）。他忽略三位一體，說基督沒有先在。道成肉身只是“神的生命進入到人性中並使其聖潔。”施萊馬赫的理論說，基督喚醒了我們沉睡的善良的部份。章力生認為這是異教精神，認為人通過自我完善或自我神化“便如神”（創世紀 3:5），或用禪宗的術語說，是自悟，'心靈之頓悟'。

2. The theology of immanence: The sons of Schleiermacher

2. 神潛在神學：施萊馬赫的弟子們

救贖對他們來說不是讓罪得赦免，而是“實現人的潛力。”正如禪宗告訴我們“看一個人的內心，尋求一種直覺的本性的自我實現，因為每個人都是潛在的佛。”

J.A.T.羅賓遜在 20 世紀 60 年代寫了《對神的坦白》，說神是“深處的神，我們存在的根基，因為神不是一個客觀存在，而是我們生命的深度。”事實上，他承認他是一個人文主義者。

像羅賓遜一樣，禪宗教導我們看到自己的心性;禪的真理是在我們自己裏面發現的。

3.

神已死運動：打破舊習的運動

德理：因為神已死運動已經成為神學界的歷史，下面章力生的分析可能看似無關緊要，但其思想的本質與現在的一些神學理論的潮流是一樣的。所以章力生的話對今天的我們來說也是中肯有用的。

他說，新的激進分子走得更遠：“他們堅信，任何神，如果他處在一個超然的境界，都是不可信的。“現在的人是他自己的救主。”換句話說，他們堅持激進的潛在論。

4.

“基督教無神論”：古蛇的陰謀

但真正的宗教不是以自我為中心的，而是為了神的榮耀。

要成為真正的虔誠只有單單地愛並渴求神。

他們對基督教的見解也是荒謬的，因為基督教裡不能沒有一個與神同等的基督。

這是一個古老的錯誤，也是末世的標誌。這也是自我毀滅。我們不能沒有神而獨立存在。當我們嘗試離開神，我們會枯萎和死亡，就像我們現在的社會一樣。章力生用聖經表明這些人都死在罪中，如假先知，等。他們將被上定罪。

第三部份

禪宗—存在主義的雙胞胎

（東方遇到西方）

自救論的末日

第一章：現代思想的潮流

1.

禪宗和存在主義的一致觀點

禪宗吸引西方是因為西方處在一個危機狀態中。存在主義“是關於毫無意義的生活的哲學，是關於人類沒有任何前景或未來的虛無和死亡的哲學。”它吸引“懷疑，絕望，徒勞和虛無”的現代西方人。20世紀的災難造成了西方人對其文化和宗教失去了信心。禪宗是反對理性和權威的運動，因此它找到了深入人心的契機。

但禪宗與存在主義是不一樣的。1. 它們都不是真正的“主義”。2. 他們有不同的背景和專業術語。3. 兩者都難以把握和定義。但是，存在主義和禪宗在他們反對理性和語言上又是相似的。

但章力生認為“禪宗是最激進和最無情的存在主義。”

2.

心態的轉變

最近轉向存在主義是西方文化中的一個轉捩點，遠離了對客觀秩序的信心。

禪宗相信訓練心靈，並掌握它，因此，它尋求“人與宇宙的統一。”它倡導不歧視 qi2shi4，不分化，和非二元論”

這樣一來，它就非常像後現代相對主義。

“這對‘內在’的衝動，界定了所有的存在主義思想。” 120 祁克果想把哲學思維的順序從客觀秩序轉向內在主觀，但這一直也是東方的精神。

第二章：偽宗教的徒勞

I.

禪宗吸引人的特徵。

1.

它反對理性主義和人文主義。它“超越邏輯並且勝過思想的暴政和錯誤。”

人文主義最終還是不能解放人或令人滿意地使人獲得自由。但禪宗也是人文主義，章力生說。

II 禪宗的嚴重不足

1. 取代一個真正的造物主的教義。這實在是“非常奇特和微妙的無神論。”它把神定義成自然。它假定在約翰福音 1 章裏面的道之前有一個永恆的“無名無字”。但約翰福音 1 章 1 節用了未完成時，這說明，神的話是永恆的。耶穌存在於世界開始之前，祂是造物主。

2.

禪宗產生了神秘主義的精神，“它的教義強調完全的直覺。”引用：禪宗，是“不依賴於單詞和字母的。”它反對理性並喜好艾克哈特（Meister Eckhart）的觀點，他的觀點也是神秘的。

“我和神在我感知祂的同時成為一體。”神秘的體驗是意義深遠但不可言喻的，因為沒有任何內容。“此外，沒有神的啟示的神秘主義是危險的，會導致人毀滅。”沒有書面文字的聖經，我們不知道有關神的東西。的確，在普遍啟示裡聖靈是可以存在於每個人身上的，但不等於說“他會立即給每個人超自然的啟示。”而且沒有客觀的標準來評價神秘經驗的價值。

3.

禪宗無視神的聖潔。這是“激進的打破舊習主義。”在禪宗裡，你可以愛神，也可以愛魔鬼。對於禪宗的追隨者，只追求唯一的真神或唯一的真理是狹隘受限的。對他們來講得罪神的原罪並不存在。他們說，我們必須根據自然而行動。這種態度導致傲慢和古怪的行為，比如說嬉皮士。正如羅馬書一章說，這也導致墮落的行為。

4.

禪宗否認我們需要救主。它是自救論的激進形式。巴文克（Bavinck）說，異教否認神並肯定人可以拯救自己。因此，它是一種自傲和自我神化。

III.

禪宗的徹底失敗

1.

禪宗說人要看到自己的心性。如果我們不知道亞當原來的狀態和人犯罪以後墮落的狀態，就不能做到這點。我們的腦中每個部份都被罪感染了。我們不是“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而是本性就是敗壞的。如果探究我們的本性，其實找不到什麼好的東西。它需要進行改革，甚至要經歷死亡。

2.

禪宗說到頓悟。我們不能自己啟發自己而覺悟。我們的頭腦已經變黑暗了。以弗所書 4:17-18 有些人，包括中國的思想家，敏銳地描寫人性，這是因為神的一般啟示，但是我們離了神的特殊啟示就不能真正認識自己。“心靈的眼睛仍然緊閉，直到它被主打開”

3.

禪宗的救贖方式。禪宗可以帶來某種突然的經驗，但它是真實或有用的嗎？它可以使我們自己救自己嗎？“我們問題的根源不是只在腦中，還在靈裡。”

不僅是頭腦問題，如奧古斯丁所說，還是意志的不自由。

禪宗尋求心靈的訓練，並使其成為自己的主人，但是離開基督就不能做到這一點。

4.

禪宗尋求與宇宙合一，但是它忽視了人的墮落，這已經打破了我們與神和宇宙萬物的關係。我們和宇宙不再統一，因為神的震怒臨到一切的不義。我們只能通過基督與神和解。

5. 救恩來自神，不是哲學，而且只有通過道成肉身的耶穌基督才能完成。

:

結論：

禪宗的“教義是不足的，就算它有些理論卻也是無效的。” 1。它否認“永活真神的無限性和超越性，並把神定義為自然。”因此，它的理論是微妙的無神論。 2. “它引發神秘主義的精神，教人通過完全的直覺查看人的心性。” 3. “它否認外部道德規則的需要。”最後禪宗引導人到“無政府相對主義。” 4. “提高並啓發人，而拒絕神的恩典和救世主。”

禪宗就是自我陶醉。

第三章

導致永恆毀滅的運動

1.

向虛無主義災難性的投降

禪宗與存在主義很相似。禪宗是一種激進的打破舊習運動。1. 反對理性和 2. 反對權威。認為心靈是自己的主人。拒絕外部的權威，認為內部的權威是一切。它“不受規則的約束，而是力求自己的規則。20 世紀 60 年代的避世派成為“驕傲的反叛者。”禪宗還是“一種非理性的哲學，建立在個人自主權的信仰上。”這種反理性主義滲透著主觀主義，個人主義，和虛無主義的理論。

“

1.

祁克果說，“神是真理，但這個真理只存在於一個內心體驗到自己和神之間緊張關係的信徒身上。”其實這個學說是對“基督教歷史史實的破壞。”

2.

對於尼采來說，除了“做自己”再沒有規範。

這都是在反對人文主義和理性主義，當然基督教也反對這些。但禪宗-存在主義用自身取代規則而成為他們主要的對象。我們必須用神取代人的理性，而成為我們主要的對象，成為我們的立法

者。神創造了一個有秩序的世界，這就是“律法”。理性必須認識並專注於這個外部的律法，才能夠穩定。

存在主義遠離神的律法和祂的道，是反社會的，並且認為人是一個“自治的存在，他自己就是自己的法律。”

因為神按照祂的形象造了我們，“我們和神之間一定有一個理性的關係。” “敬畏耶和華是知識的開端。箴言 1:7

有兩種形式的知識：啟示的知識和理性的知識“，它們兩個完全不同。“耶穌基督不是理性的敵人，祂只是反對那些為自己的智慧和理性感到驕傲和自負的不理性的無知者。”奧古斯丁說，“我相信，以理解”。“在信心裏面啟示會和理性相遇。“那是因為我們需理性來理解我們所相信的神的話。正如戈登·克拉克（Gordon Clark）說，“只有通過神的權威接受理性的全面的訊息，一個人才可能有一個健康的哲學並有真正的信仰。”

禪宗在拒絕“膚淺的人文主義和簡單的理性主義”上是正確的，但它有嚴重的缺陷。

在這一點上，我們應該注意到禪宗，存在主義，和某些形式的福音派神學之間的相似性。許多福音派神學家批評卡爾·亨利，因為他堅持認為，神用可以被我們的頭腦理解的話揭示自己；神的啟示既是主觀的和也是命題式的；神的啟示，並沒有違反邏輯的定律，邏輯正描述了神思維的方式。

他們批評卡爾·亨利說的人類的所有思想符合不矛盾定律，就是說一段陳述在同樣的方式和同樣的時間裡不能既是真的又是假的。換句話說，他們相信神的啟示，超越邏輯，甚至不合邏輯，不矛盾定律並不適用於來自神的啟示。

這非常類似於佛教禪宗和存在主義一直在說的觀點。

II

人的自主權反對神

禪宗是無神論，它否認永活真神的無限性和超越性。並且“否認人對神的需要。

存在主義也離經叛道，因為它認為“人是他自己的創造者。”對於他們來說，人是一個“絕對自由的”存在，沒有“外部律法。”

所有的一切都是為了人而存在

這在今天的福音派教會裡，我們也能看到。當一些基督徒被告知他們想做的事情，比如離婚再與別人結婚，是違背神的律法的，他們會說，他們要跟隨他們的心，而不是聖經裡面神的話語。有時候，他們甚至說，在他們的心中他們知道神想要他們快樂，不希望他們生活在一個令人不滿意的婚姻裡，所以他們相信，他們正在做的是對的，即使它在聖經裡是被禁止的。

但我們看到人們把相信神的目標當做這輩子的個人幸福時，我們也看到了存在主義的影子。換句話說，他們以自己的愉悅和慾望為生命的中心，而不是以聖經裡啟示的神的旨意為他們思想和決策的中心。

由於罪，人背離神，使自己成為“神”。他想獨自享有自主權，就像我們在詩篇 2 章看到的。但神的忿怒必臨到那些不願服事祂的人。

這是我們必須不斷提醒教會裡的人的。也就是說，為自己而活，是真正走向死亡之路。

III

現代人徹底的背道

許多現代哲學和神學家不再相信神的超越而是相信神的潛在。

在這些思想的系統裡，從來沒有強調過悔改的重要性。相反，我們在西方看到很多人都在遠離神。

我們可以從有的基督徒佈道的方法，勸人們相信基督是為了此生得到快樂，而不是告訴他們悔改自己的罪，歸向神，使他們可以有永恆的生命裡看到這點。

然而，當一個人從仰望神變成專注於自我，他就會神化權力，金錢，物質財富，和性等，這些“不會給他帶來救贖，而是帶來毀滅。他成為情欲，激情和欲望的犧牲品，陷入罪惡和內疚。這帶來了“打破人類生活各個領域的厄運”。悲觀出來掌權，然後是絕望，然後是頹廢。

IV.

給這一代人的忠告

現在的男人和女人像“沒有牧人的羊一般。”心理學家榮格說：“我們這個時代的嚴重的神經官能症是空虛”。禪宗與存在主義也屬於這一類。

在這一點上，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是世界的光。

問題是：人是否能救自己，還是必須由神來救他？“異教”宣揚自我救贖。但威廉湯樸指出：“這種疾病是在意志裡。患病的意志將如何能夠提供治癒？”

我們最大的錯誤就是不承認人有罪，使我們躲避神。“從西元前 500 年到 20 世紀，人類歷史上已經有 967 次國際戰爭和 1623 次重要的國家內戰。在人類歷史的進程中，發生過數千次革命，但它們都不曾達到目的，不管是想“建立地球上的天堂”還是想“結束戰爭”，都沒有實現。

但是神計畫救贖我們並通過基督把我們帶回到祂那裡。

撒旦想盡各種辦法引誘我們遠離神。今天，它的辦法是強調人的自主權。“相信你自己。”但是，一個瞎子不能自己走出森林。他需要一個救主！

這是我們的訊息

結論

I.

人的最高目標：解開生命之謎的鑰匙

人們總是試圖理解“宇宙的起源，人的救贖，世界的完結。”他們已經嘗試了各種不同的理論，但都失敗了。

答案是耶穌：萬物是借著祂造的；所有的知識和智慧都在祂裏面，祂是對“人的本性和命運這個迫切問題的回答。”他是唯一的救主。“萬事都從神而來，由神完成最後都回到神那裡去。”

173 “神是萬物的創造者，生命之源，和所有善良的父。”因此，人的最高目標，是認識並榮耀神，而不是禪宗講的“看到自己的心性。

人“是神所有創造中最好的並且是按照祂的形象造的……人不能滿足於物質世界所提供的東西。奧古斯丁說：“人需要並且尋求一個屬靈的，不變的，永恆的目標。”

我們尋求神，但在錯誤的地點用了錯誤的方式。實際上，我們還是在遠離神。

“人是一個謎，謎底是神。”（說得太漂亮了！）

神永恆的計劃體現在祂永恆的道裡，這是在耶穌基督裡啟示的。“貫穿整個聖經的輝煌異像是耶穌基督的主權。” 這裡可以引用許多經文。

“聖經是解開人、世界和生命的奧秘的鑰匙，沒有它，我們只是無奈的動物在黑暗中摸索，沒有光，沒有希望。”所有的答案都在為我們被殺的羔羊耶穌基督裡。

II. 心靈的空虛

我們的信仰“不是建立在人的智慧，而是在神的力量上。”科學僅僅是通過感官知覺，並未能找到生命的意義。而且“非基督教的哲學其本質是神的潛在論和以人類為中心的。”他們神化人的心靈，但最終被其俘虜。因為我們的黑暗，甚至當我們尋求神的時候，我們還是以自己“肉體的愚蠢”衡量祂，並且徒勞的猜測祂。

因為罪，我們屈從於各種各樣的情緒，自我幻想和自我欺騙。

我們不僅思想困惑，理解也變得黑暗。“罪與愛是相反的，”所以我們不能看到真相。

禪宗“閉上眼睛不看人可怕的罪。”

III 曲解真理

許多現代哲學家 and 神學家拒絕神的啟示，但他們根據什麼理由呢？

“神已死”的神學是曇花一現，就跟別的學說一樣，但是他們的影響力一直不散。例如，奧巴馬的解放神學。

轉向科學是行不通的，因為它是“一個 18 世紀天真的對絕對自然規律的信仰”。並且科學有其局限性。

IV 神的救贖計畫

我們已經墮落。我們的本性，正如奧古斯丁所說，是“受傷的，殘疾的和懊惱的。”唯一需要的是真正的懺悔而不是虛偽的自我辯解。“我們不應該去看我們本性，而是應該讓神更新我們的本性。

我們需要救贖，但不能自救。在有罪之前，神已經預備了救恩和救主。神採取主動：“天父預備我們的救恩；聖子帶來；聖靈加工”[就是在我們的生活中起作用]

在此我們所要做的就是通過信心“接受”祂的救恩。

“福音”帶給我們的最終訊息“不是要求，而是應許，不是責任，而是禮物。“引用。神打算讓我們在基督裡像他一樣。“神從世界還未開始就有的永恆之愛，是救恩之河永恆的源泉，這條河帶給我們福氣，使我們從重生到得榮耀。”基督在“神仁慈的救贖計畫”中“佔有至關重要的地位”。

“眼看自己的心性”只會欺騙我們，使我們不能在基督裡得救。

V.

福音的力量

福音從根本上說並不是一個倫理學或哲學的系統，而是隨著基督誕生到這個世界給人帶來的神的消息。這是神的救贖的力量。

在耶穌誕生 100 年內，早期教會傳福音給“那個時代的世界大國 – 比如有物欲橫流的異教的羅馬帝國，有輝煌哲學的希臘和有自己宗教的耶路撒冷。”全都被基督的訊息征服。

儘管遇到各種內部錯誤和外部迫害，教會自那時以來就得以存活，這都是借著聖靈的力量！